

# 新书缘于终南山下的女子读书会 萧耳：写小说就像让光照进“林中空地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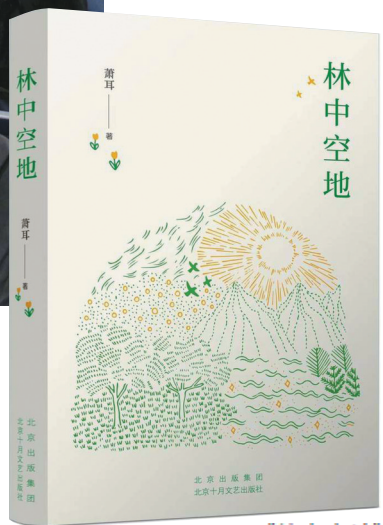
《林中空地》作者萧耳

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说：“真理有如林中空地。”陕西西安城郊，终南山下，一群女性自发地展开一场名为“林中空地”的读书会，大家坐到一起，品味《喧哗与骚动》《局外人》《变形记》《老人与海》《鼠疫》等经典文学作品，从中获得滋养心灵的精神营养。这就是作家萧耳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林中空地》里的核心情节。

熟悉萧耳的读者想必都对地笔下细腻的江南印象深刻，一个带着江南文脉特质的作家，突然写了个西安终南山下的故事，这不免令人好奇。11月11日下午，萧耳从浙江杭州来到成都，在SKP书店与小说家罗伟章进行了一场文学对谈。



罗伟章在对谈中。



《林中空地》

## 书写女性精神困境 受“林中空地”读书会启发

萧耳说，《林中空地》的创作，缘起于她在西安的好友念青组织的“林中空地”读书会。在西安终南山脚下，来自各行各业的女性共读着世界名著，在阅读的作品中汲取力量。现实生活中她们也逐渐熟络起来，彼此帮助走出各自生活的怪圈。

在萧耳看来，这片有着乌托邦色彩的“林中空地”鲜活地反映着处于不同境遇的女性的精神困境，她们在真理中寻找着精神出口。这个读书会让萧耳很受触动，从而有了《林中空地》这部小说。

《林中空地》里的读书会成员，会读文学名著来寻找一种精神的价值。这也引发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。在一个匆忙节奏的时代，文学阅读的意义为何依然如此重要？或者说，阅读一部长篇小说所提供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是什么？

罗伟章分享了他的一个感受，“我个人的阅读比较杂，医学书、哲学书包括历史书都读。这些书都很好，但是仅仅读这些书，我还是会感到精神空虚。我还

是需要去读点好的小说，去填补这个空虚。这是很奇怪的。我就在想，这是为什么？我自己的结论是，可能我需要在精神世界建构一种跟现实生活不一样的另一种生活。小说恰恰满足我这种需求。往往是通过小说，我发现，人类一些美好的品质我有，但一些糟糕的品质，我也有。我不比别人卑下，也不比别人高尚，我们都是平凡的生命个体。但是作为平凡的生命个体，我们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给这个世界带来了生机。”

罗伟章说，自己由于近期家里事情繁杂，还没来得及读完《林中空地》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他一定会把这本书读完。因为自己深受这本小说吸引，“首先在于它的内容非常安静，没有追赶热点，回归了文学的本相。第二是，它让

我思考生命的本相。我读的时候感觉到身上一阵一阵地发冷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感觉，身上好多没有被自己意识到的精神上的一些困境，被写出来了。由此我也再次意识到，好的作品往往启发、帮助我们发现、命名我们此前没发现的东西。”

《林中空地》虽然有现实的人物或者事件原型，但是具体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设置都是萧耳虚构的。对于虚构与现实的关系，作为资深的小说写作者，罗伟章分享了他的感受，“你写小说里的人物，如果越写越像原型，那往往意味着你写坏了。越写越不像，反而是好的。因为这意味着小说里的人物有了自己的生命，不断自我生长，那这个小说就成了。”

## 小说的内容 引导作者用不同的语言风格表现

罗伟章还特别注意到《林中空地》里的行文风格，“没有任何多余的修饰，很干净利索。我是文学杂志编辑。在编辑小说的时候，我最怕小说里无缘无故抒情。有些情当然要抒，但无缘无故抒情，就显得矫情。其实，抒情不一定是通常的那个样子。一个简单干脆的陈述句也可以表达你的情感态度，它也是抒情。矫情是艺术的敌人。其实，我们写一个东西的时候，心可以很热，但文字不要太热，要冷一点。萧耳这方面做得就很好。我非常欣赏她的语言模式，读起来很舒服。”

对于语言风格、文体这个问题，萧耳说，她的写作风格，也会根据不同的情况有所微调，“通常都是小说所要表现的内容，引导我用不同的语言风格去表现。

严格来说，不是我选择怎么写小说，而是小说选择我。比如我写《鹊桥仙》这样的小说，会自动往古典的、话本的那个风格去走，气息比较缠绵悠长。《林中空地》是干脆利索的风格。我下一部小说将会呈现怎样的文字，我还真不知道。”萧耳说，自己的兴趣爱好比较复杂多变，“以前有一些朋友说我是‘杂食动物’，我有一个强大的胃口，我觉得蛮贴切的。所以目前我不知道我的定性在哪里。我似乎很难做到确定性风格，我下一个小说可能去写公路摇滚了。”

有读者在现场向罗伟章请教，自己最近也在写小说，“在找到自己的语言风格方面挺困惑的，想听罗老师一些建议。”对此，罗伟章回答说，一个作家的作品呈现出自己非常清晰独特的语言风格，当然是很好的，比如鲁迅的小说一看就知道是鲁迅的小说。但是写作者在写作过程中，最好不要太刻意非要找到自己的风格，“一个人越想确定自己的风格，往往越是写不好，反而把自己限制住了。你只管尽你所能，写出好的语言，最终往往可能，一种好的风格自然而然就在你的作品中形成了。”

萧耳是一位有着三十年工作经验的媒体工作者，她写了很多非虚构性质的文字作品，包括出版不少文化类随笔。但是近些年来，她发现，“写小说这件事情在这几年越来越吸引我。小说就像一片林中空地，可以让光照进来。那个光为我打造一个精神空间，在这里我可以用虚构的形式，表达或呈现我的精神追求，我对社会、人性的观察。”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供图

## 聚焦“脚下土地的可持续发展” 邹瑾生态主题长篇小说《地坤》出版

近日，作家邹瑾创作的生态主题长篇小说《地坤》，在成都文轩BOOKS书店高新店举行发布会。作家阿来、文艺评论家李明泉、诗人谷禾等人通过线上线下互动的方式，分析研讨了《地坤》的文学价值和文化意义。阿来通过视频分享了他的读后感：“这本书在未出版之前我已经读过两次，确实是非常有价值的书。”

《地坤》是中国作家协会2022年重点扶持的作品。小说聚焦“脚下土地的可持续发展”，讲述了在成都平原向青藏高原过渡地带上的一个关于

生态环保、资源节约的故事。2023年8月，《地坤》被当代中国文学大刊《十月》杂志选用发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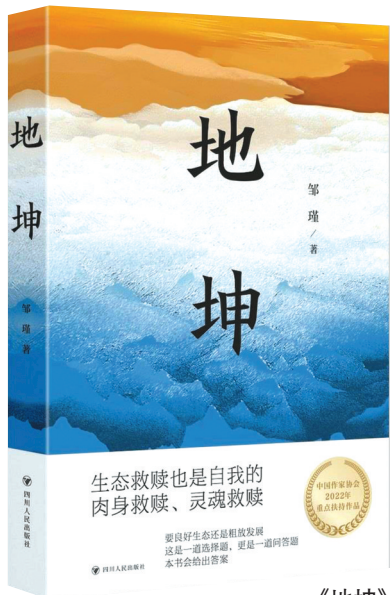
谷禾也通过视频谈到，这部小说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，人物形象塑造鲜明、语言鲜活，有流畅的叙事，有强烈的在场感，让小说更具力量，给人以深思和启迪。

评论家李明泉在新书发布会上对《地坤》作了评析，他说，《地坤》具有鲜明、单纯而丰富的审美特点。小说里的人物群像呼之欲出，十分具有雕塑感。同时这又是一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哲思

想与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相融合的小说，作者写出了东方哲学关于生存、生活、生命、生态的思考与追问，鲜明地体现出了小说的思想性。

邹瑾出生于川东大巴山深处，曾于县市和省级机关任职数年，现供职于四川省文联。著有长篇报告文学《蜀道重光》、散文集《走出心墙》等作品。小说《雪梨花儿开》曾被改编为电影。在发布会上，邹瑾讲述了追求文学梦的故事和他创作《地坤》这本书的心路历程。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 
四川人民出版社供图



《地坤》